



国家文物局特别支持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一曲《为了谁》，唱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国家为人民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精神，也诠释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感激之情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一开始就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中国人民备受压迫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站了出来。在井冈山上，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分田地，誓要打破旧秩序，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也正因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军队深得群众的拥护。

人民群众是人民军队的力量之源，人民军队也正是依靠人民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小米加步枪”讲述的不仅是一个成功打败敌人的故事，更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来都是和人民

人民军队为人民

刘发为



群众水乳交融。《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深受启迪，“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在革命战争年代，像赵凤池一家人这样倾其所有掩护八路军

的堡垒户有千千万万，为八路军抗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红25军军长吴焕先用过的怀表，记录着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共同抗敌的历史时刻……

每当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人民军队的身影出现。战争年代，军队为人民打天下；和平年代，军队为人民守安宁，也

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现在，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最可爱的人”仍然奋战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更多“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到处在上演。在洪水肆虐时，“解放军来了，就有希望了”的心声诉

说着人民对军队的信任；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解放军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冲锋在前，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危奋不顾身……

人民军队为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因为始终心怀人民而永远充满战斗力。

上图：《一往无前》（油画）。张文新

红军军长用过的怀表

于非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有一块表壳被岁月浸染成黄褐色的怀表，它黑色的钢制表盘上已不见指针、仅留下斑驳的刮痕，这件饱经历史沧桑的文物，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

这块表最初的主人是吴焕先，他出生在湖北黄安县，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3年3月4日，国民党第35师103旅205团、104旅207团进占河南光山县南部的郭家河村，接替第89师的防务。3月5日晚，红25军军长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光山县委委员陆汉清，让其速到郭家河湾店村联系弦南区独立团、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准备于次日拂晓向敌军发起进攻。3月6日拂晓，地方武装准时以合围之势向郭家河东南羊人岩警戒的一个营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被全部歼灭，成为红25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

这只怀表在打赢郭家河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地军民称其为“胜利的表”。



吴焕先用过的怀表。

此战之后，吴焕先将怀表交由陆汉清保存。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陆汉清将怀表托付给大姐陆华清珍藏，并告诉她：“这块‘胜利的表’一定要保存好，将来是要重见光明的。”1936年，陆汉清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英勇就义。1969年12月，陆华清将怀表交给湾店村文物保护小组负责人、共产党员张爱华收藏，2000年7月，张爱华将怀表捐赠给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1935年8月21日，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遭遇泾河的支流渭河山洪暴发，而国民党军乘机袭击正在渡河的红25军。红25军陷入背水一战的困境，吴焕先身先士卒，率部反击敌军，取得了全胜，消灭敌军一个团，但他却在激战中中弹牺牲，年仅28岁。

吴焕先因深受众望和骁勇善战，被誉为红25军的“军魂”。“军魂”陨落四坡村，红25军将士为之悲痛欲绝。1935年9月，红25军在陕西永坪与陕甘苏区的红26军、27军会师。吴焕先牺牲在红军结束长征前夕，令人扼腕长叹。

所幸的是，这块带着烈士温度的“胜利的表”，见证了人民军队的将领在长征中身先士卒、率部冲锋陷阵的革命英雄主义，展现了长征精神的厚重底蕴。此后，它又穿越革命战争的烽烟，一路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转变历程，更让今天的我们凭借其定格的时间而回到历史的现场，亦为厚重的历史平添了许多温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八路军的堡垒户

刘波

干完农活扛着锄头回家时，发现卖粽子的人晕倒在地，连忙把他扶回家，那个人喝了一碗小米粥，吃了几个贴饼，很快恢复了精神。就这样，他同赵凤池成了朋友。

冀东大暴动前夕，那个人又来到西赵庄子。这次，他悄悄地跟赵凤池透了底。原来，他是红军营长孔庆同，上次是来执行侦察任务，这次是奉上级命令，到这里为冀东抗日大暴动做准备。他看到赵凤池一家为人忠厚，又重情重义，希望赵家为抗日队伍提供一个落脚点。赵凤池和妻子赵永兰听说是帮着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赵家成了八路军的堡垒户。

1938年8月下旬，联络冀东暴动中著名的铁厂会师的鸡毛信，就是由赵凤池亲手送出去的。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许多重要指示和情报，也都是从赵凤池

家送到李运昌手中的。李运昌、邓华、陈群、苏梅、周文彬、杨思禄、李中权、彭诚、节振国……都曾在赵凤池家住宿、开会或者养过伤。

赵凤池的家，有时是八路军的临时指挥所，有时是情报站，有时是医疗站，有时还是后勤仓库……

1942年，八路军在冀东打了一仗，缴获了日军一挺金嘴机枪，杨思禄营长将它暂时存放在赵凤池家里。不料，此事被日军知道了，日军抓住了赵凤池12岁的女儿，逼问她八路军在哪儿，枪在哪儿。小女儿坚决不说。

赵凤池的儿子赵春胜回忆说：“日本人气息奄奄，我姐姐被他们活活给踢死了。我妈当时就这么一个女儿啊，非常难受。那天我父亲也被抓到了大庙前，也被打得皮开肉绽，我父亲跟我讲，宁可被打死，也不能让枪支弹药、物资有损失。”

在冀东，有无数八路军的堡垒户，如霍大娘（司徒荣）、刘子丹、黄宝林、边醉月，默默无闻地支持八路军抗日，掩护我党政干部，为八路军提供食宿。许多人民群众为了掩护八路军甚至献出了生命。

军爱民，民拥军，赵凤池一家跟八路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建立起非同一般的革命感情。这一家人不仅帮助八路军征战，还默默守护着烈士的坟墓，帮他们寻找在世的亲人。

一次战斗中，陈群指挥八路军在西赵庄子旁发动突袭，打死打伤日军近20人。可在撤退过程中，胡长雪和任仲两名小战士不幸牺牲。赵凤池夫妻将两名小战士安葬在他们牺牲的山沟中，每逢节日，夫妇俩都要翻山越岭前去为烈士添土上坟。

1999年，赵凤池临终时说：“两个小战士背井离乡来到冀东，为了保护冀东人民牺牲了，

咱们一定不能忘了人家。”从此，儿孙接过赵凤池夫妇的班继续守护烈士墓。

2008年5月，一位远在湖南永州的老人胡志苟带着儿子，来到烈士胡长雪的坟墓前。原来他是胡长雪的儿子，他终于能向沉睡在这里数十年的父亲介绍自己，让父亲胡长雪魂归故里。祭奠前，胡志苟在95岁的赵永兰老人面前扑通跪下，哽咽着说：“我也是您的儿子！”

1994年秋天，原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以及李中权、杨思禄、曾广富等一大批老将军来到赵凤池家，代表冀东的老八路，向夫妇俩赠送了“军民鱼水情”铜匾。李运昌深情地说：“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这个司令员！”年事已高的赵永兰老人坐在炕上，眼里满是泪花。

2013年8月，原八路军第4纵队政委邓华的女儿邓欣、原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的侄孙女赵琦等十几位冀东将领的后代，去看望赵永兰，还把另一块铜匾“冀东抗战堡垒户，革命后代亲妈妈”送给老人，表达全体冀东抗日将士后人的敬仰之情。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
左图：“军民鱼水情”铜匾。



这块非同寻常的铜匾，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如今陈列在河北唐山滦县西赵庄子村的一户人家中。铜匾上书“军民鱼水情”，赠给赵凤池同志，落款为“李运昌题”。李运昌是抗战时期冀热辽地区中共抗日武装的领导人，赵凤池又是谁呢？李运昌为何会题写这样的文字，并亲自送上门去？

1938年夏，西赵庄子村来了个卖粽子的人，是一个带着河南口音的小商贩。他叫卖了半天，却一个粽子也没卖出去。赵凤池

八路军自己造出的掷弹筒

刘军

一件收藏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文物，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它的名字叫掷弹筒，是八路军总部兵工厂生产的。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于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来说，无疑是一件利器。

掷弹筒是步兵使用的一种近战兵器。日本制造的口径50毫米掷弹筒，亦称50小炮，具有重量较轻、操作简单等特点。

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战场上常常饱受日军掷弹筒的亏。“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最困难的时期，武器装备要靠战场缴获，但要战胜强大的日军，单靠缴获显然是不够的。八路军在太行山的一段隐秘的峡谷中，建立了总部兵工厂，即黄崖洞兵工厂，为抗日武装制造大批的武器装备。



1940年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缴获了一批日军的掷弹筒。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率部刘伯承、陈赓等人，登上关家垴，看到掷弹筒后，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随即命令八路军兵工厂研制掷弹筒。

八路军兵工厂制造掷弹筒和弹必须解决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八路军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成功解决了这两大难题。

没有造掷弹筒的钢，就组织八路军和民兵拆日军的铁道钢轨，然后将其在高温下锻打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再加工成炮筒。弹体需要量大，铁道钢轨数量不够，只能考虑用太行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

八路军有一批留学德国、

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的工程师，他们用忠诚和智慧将加工难题一一破解。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把国外铸铁钝化处理的工艺与太行民间的烟火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火焰反射加热炉，车削加工的难题得以解决。

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技术人员便将炮筒改为滑膛结构，并加长炮筒，以增加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

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掷弹筒与弹试制成功，射程最远达到700米。1943年春，技术人员对掷弹筒又进行了改进，使其结构更加合理。经实战检验，八路军自制的掷弹筒比日制的更好用。至1945年8月，晋冀豫根据地兵工厂共生产了2500门50小炮及大量炮弹，运抵前线装备了近30个团，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配备1门，大大增强了八路军在战场上的战斗力。

八路军兵工厂生产的掷弹筒在战场上亮相，日军就惊呼：八路军有了现代化的兵工厂和留洋回来的专家！当八路军造出了大批量的掷弹筒之后，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就要到了。

（作者系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左图：八路军在学习操作掷弹筒。

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一处醒目的拐角处，只见陈列着一门山炮。

这门炮编号587，名为“七生五过山炮”。生，是长度单位厘米centimetre的音译名，七生五即口径75毫米。这是20世纪20年代制造的一门德式山炮，在山炮一族里本无奇特之处，但这门炮同长征连在一起，再同一个特别的人连在一起，便变得不同寻常。此人是张振汉，原国民党41师中将师长，是唯一一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国民党军中将为何要跟红军长征呢？

张振汉科班出身，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炮科毕业后，因立下战功被升至中将师长。1935年6月，在忠堡战斗中，张振汉所率的第41师被红二、六军团包围，他本人也被红军俘虏，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转折。

张振汉被俘后，起初并不服气。但同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贺龙、萧克等人接触后，逐渐为其信仰和素养所折服，加之看到红军对待百姓秋毫不犯的严明纪律，也让张振汉重新审视了这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队伍。他受邀担任了红军学校的教员，给学员们讲他的看家本领——炮兵战术和技能。

龙山战斗中，他亲自为红军操炮，打掉了国民党的碉堡，帮助红军夺得龙山战斗胜利。几个月后，他又作为红军的一员，跟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



走完长征的山炮

刘心闻

587山炮系红二、六军团在桃子溪战斗中缴获的山炮。红军长征时，考虑到长途行军，原准备丢弃这门大炮。张振汉提出，这门德式山炮对红军很重要，丢了太可惜，建议将大炮拆开带走。这门炮因此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一路上帮助红军斩关夺隘，最终到达了长征的终点。

过玉龙雪山时，张振汉骑的骡子失了前蹄，摔进了积雪深厚的山凹处。红军战士们没有放弃他，组成了长长的人梯，将他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张振汉捡回了一条命，他的心同红军战士们终于跳在一起。萧克说：“张振汉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到延安后，张振汉受

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一门山炮，本缴获自敌军之手，一名中将是敌军一员，然而，炮与中将都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路。

“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聪明的手和勇敢的心”；炮，本身也是没有方向的，炮之所以在炮手操作下打向敌军，是因为炮手有了方向。山炮、张振汉，为何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路？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感化了敌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红军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

上图：跟着红军走完长征的587山炮。